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YangGuangXiHaiAn

# 阳光西海岸

一对留美科学家夫妇的倾心力作  
几多真实 几多真情

黄宗之  
朱雪梅 著

最新  
出版



百花文艺出版社

# 阳光西海岸

Yang Guang Xi Hai An

黄宗之 朱雪梅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阳光西海岸/ 黄宗之, 朱雪梅著.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

ISBN 7-5306-3222-1

I. 阳… II. ①黄… ②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01 ) 第 06028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08 千字

2001年9月第1版 2001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1.60 元

# 阳光西海岸

## 引 子

几年过去了,我始终无法明白地说清楚当年出国最最根本的目的,更无法完全说明白后来我为什么要在洛杉矶呆下去。直到回国我仍在想着这些没有想透彻、想清楚的问题。当我不去想它的时候,我又觉得这个答案实际上非常简单,那就是“出国”两个字本身,它包含了所有我讲不清楚和似是而非的理由。

我又好像过去总是在追求着,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追求到了什么,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什么也没追求到。想追求的东西像夜空中的萤火虫一样,在我前面不远的地方闪着光。我一直想伸手去抓它,追着它往前走,一直往前走。但那个亮点始终在我伸手可及之处,却又总是在冥冥之中。抓不到它的时候,我想歇息不再去追它,可是它却又在我眼前闪烁着,诱惑着我。当我最终抓到它的时候,我发现它原来就在我出发的地方。于是我明白过来地球是圆的,我只是绕着它追了一圈。

生命的终点其实就是它的起点。由最简单的分子组成开始我们的生命,一百年以后,我们依然回归到自然。所有的生命都是这样,从它的发源之地伊始,最终又归属到原来它所存在的地方。我常常会不由自主地去思索生命和生存的意义以及人生追求的真正目的,去思考我自己从大学读到博士,从商海漂泊到海外,最后依然回到这块土地的真实目的。当我和宁静牵着露露在这个阔别了四年的大学校园里漫步的时候,洛杉矶那几年的生活和那些曾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人和事总是时隐时现地回到我的眼前。

我想起刚到美国半年后被斯达赶出实验室大门的情景。他完全失去了理智,发疯般狂吼着,伸出他毛茸茸的大手饿狼扑食般地夺走紧捏在我手中的实验室大门钥匙。此后我深陷在身份、工作与经济重重危机的绝境中,来到苏珊博士的父亲家照顾老人。我记起在苏珊面临没有研究经费资助、实验室关门的残酷现实时流着眼泪,我、舒黎明和赵曼莉紧握着她的手,我们几个人决意抗争到底,与苏珊共渡难关。还有在我与宁静历经磨难最终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和新车后,我却只身带着女儿离家出走,在那个冰天雪地的漆黑夜晚,流浪在波士顿街头,心却依然惦记着妻子是不是已经被奥斯汀夺走……

朦胧之中,我依稀记得,真正让我第一次对出国这个抽象概念有了具体的认识,是在许多许多年前我读大学时,附属医院的援外人员从非洲带回的几大件,以及我帮朋友从外汇商店搬运回来一部大电视机的时候。此后许多年中,出国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个令人羡慕却无法实现的梦。

然而这个梦,在我和宁静博士毕业分配到南方某城市的一所大学工作不到两年时间,就被另一波狂潮淹没了。在我所经

历的那个对钱的追求达到近乎疯狂的年代里,我与那些穷惯了的人们一样突然发现了经济的作用,人生的追求转变为对金钱的饥渴。我看到的是千军万马不顾一切地拥入商海,就像一个多世纪之前听说美国西部海岸发现了金矿,世界各地那些渴望一夜暴富的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漂洋过海潮水般拥入美国西海岸的荒野之地淘金一样。在经商的狂潮冲击下,我对生存意义和人生追求的认识,以及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像我这样一个农家子弟,从穷山恶水的偏远山区中走出来熬到博士毕业,那时我缺少的已经不再是知识。我恍惚看到生活的尽头会是什么模样:在大学的讲台上站一辈子,副教授、正教授的位置无需再做努力,论资排辈,只要耐心等待,这一切终将走进我未来的岁月。惟一缺少的是钱。岳父母从农村来,住进我们一室一厅的鸟笼般大的家里带外孙女。五口人把本来不大的空间塞得满满的,几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养活一家老小。钱成了生命最重要的元素,像空气与水一样。我对人生追求有了新的领悟:没有钱一切都是虚无的。

我放弃了出国的念头下海了。我在大学的科技发展公司里担任了总经理。虽然一个博士应聘发展公司总经理职位的事在校园里引起一阵不小的骚动,但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路,去追求一个全新的人生。开发产品,与商家谈判,参加产品大展,组织市场营销。瞎忙了一年多时间,没有建树。两年后,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公司同样陷入三角债中,我也被拖累了进去。没多久,大学当局认定我不适于做经济管理干部,我又被调回教学第一线。

教研室的一切都已经变了。刚从英国回国的伍冬林,虽然他的学历不如我,但他在国外呆过两年的经历让他镀了金。不

仅教研室主任的位置归了他，分配给教研室的惟一副教授指标也非他莫属。我感到失落，想到离开。已经在我心中泯灭的出国梦又重新燃了起来。从伍冬林身上我看到出国不只是为了物欲，还有地位、尊严和人生价值。我铁了心，也要出国闯荡一番。接连几天我打印了上百封求职信寄往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典、澳大利亚。一时间我就像着了魔似的往邮局跑。然而，接二连三像雪片一样飞回来的信函使我几乎要陷入绝望。

有一天，一封从美国洛杉矶的来信在我眼前亮起了希望。南加州大学医学院心血管病研究室的斯达教授信中说，如果我能自付生活费半年，他愿意邀请我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半年后他付我二万五千美元的年薪。那时候宁静正要去北京中国医科院肿瘤所进修，她对我说：“你去吧，看你过得这么憋气，出去一两年总比在这儿度日如年好。出去学些新东西，迟早你会有出头之日的。”就这样，宁静离开家去北京的几个月里，我经过数不清的周折，变卖掉家产，东凑西借，凭着执意要去美国闯荡的决心，在一九九二年年初的一个寒冷冬日里，我告别了家乡。为了寻求一个梦，我踏上了一条坎坷的人生之路。



列车在北国冰天雪地的原野中奔驰，烟味与嘈杂的人声混杂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车厢里，我站在一个靠近洗手间的角落，两只脚插在堆在地上的行李之间不能动弹。恶臭味从没有水冲洗的通往铁路道轨的便池孔弥漫过来。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人头从车厢的这一头到那一头，透过狭窄的过道门一直漫过一节又一节车厢。生意人、探亲访友或出差的市民以及休完春假返校



的学生汇成了这支浩浩荡荡进京的队伍。有人试图从已经没有空隙的过道中挤过去寻找可能宽松一点儿的车厢，他拼着命往前，好不容易挤出些距离，身后那人浪马上又挤过来。我插在行李间的脚无法继续支撑住被挤得斜过去的身体，便用自己的胳膊肘儿抵住旁边人的背部，企图阻止身体继续倾斜。旁边的人被磕疼了，大声地咒骂起来：“他妈的，没长眼睛。”我没敢吭声。我猜想如果我回骂过去，那位满嘴脏话的大汉说不定会一拳揍过来。我后悔不该春节刚一过就急着启程去北京。我的双脚在那块方寸之地钉着足足有十六七个小时，我感到它们像面团一样慢慢地发酵膨胀起来。身上的液体似乎不再往上流动，都淤积于大腿以下的部位。尽管如此，我还是用两只麻木的脚紧紧夹着那只皮箱，整整一夜不敢合眼，惟恐稍不留神，那只装着我的所有出国证件和三千多美元银行汇票的小皮箱从我的眼皮底下消失掉。

列车终于到达了北京站。我精神一振，紧紧抱着小皮箱，随着人流拥往出站口。冬日的北京，天空中飞扬着雪花，雪片随着刺骨的寒风从没有遮挡的墙头落进来。按照预先的约定，宁静到出站口接我。远远地我看见宁静撑着一把鲜艳的红花雨伞，一只手捂住胸前的羽绒衣站在人群的最前面。我腾出一只手来向她挥了挥，嘴上喊着：“嘿！静。”她看见了我，喜出望外，跑过来把伞举到我的头顶遮挡风吹过来的雪花。她抓住我的手说：“挤惨了，挤惨了，这么多人把我吓死了。”我说：“差点儿成肉饼了。”“脚肿了吧？”她心疼地问。我跺跺脚说：“不知道，没有感觉。”刚在车厢里挤得热呼呼的身子，被车站前坪的冷风一吹，身上的温度一下全没了，两条腿像是泡在冰水中直打哆嗦。宁静说：“赶快取行李，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一家旅店订了房



间,到了旅店就暖和了。”我说:“你舍不得一趟车费回家过年,一个人守着空空的房间,现在倒舍得在旅店订房间?”她说:“我们进修的四五个人挤一间卧室,你叫我想什么办法。”她又说:“我找的房间是最低档的,到了你就知道了,只要你不怨我委屈你就好。”我说:“能有地方住就行,家里现在是没一个子儿,讲脸面也讲不起。”

车站前面空旷的前坪站满了候车的人,我们踩着地上被踩得污黑的残雪在人缝里钻。头顶上阴沉的天空,满天雪花在混浊湿漉的空中飞扬,落在扛着行李背着包的旅客头上、肩上。我一只手提着皮箱,另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宁静,惟恐拥过来的人群把我们冲散。取了行李我们拖着两只大行李箱去挤公共汽车。我心想:手头有钱就好,招手打的多爽快,也用不着扛着行李东奔西颠。这哪里像是出国去,倒是下乡知青回城模样。我小的时候看见村子里几个知青招工进城,与我现在没两样。我又想:没什么,洋插队,过几年等我挣足了美元,莫说是打的,说不准自己还能买部车子开开。

宁静在一栋三层楼房前面的一间独立的小屋前停了下来,我一看小屋的门槛上挂着一块牌子:“京城旅店”,便问宁静道:“这么小的旅店,我们和服务员都住这间小屋里?”宁静说:“谁叫你与服务员住。进去就知道了。”她也不多说,拖着箱子直往里走。进了门一看,我恍然大悟:原来那小屋子是一个防空工事的入口。我们俩一前一后,一拉一抬地把行李一件件沿楼梯拖了下去。下了楼梯,便是旅店的接待处。那防空洞里面倒很宽敞,从接待处往里看很深远,走道的两边是一间间铁门掩住的客房。服务员大妈检查了我们的结婚证件,让我填了几张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一五一十详详细细。我写了去美国,柜台的老太

太一见眼睛一亮，脸上立刻焕发出笑容，那笑容带着几分景仰和向往。

办妥了手续，她拿着一大串钥匙领我们去房间。她边走边对紧跟在后面的我们说：“我们旅店冬暖夏凉经济实惠。”我说：“是的，是的，外面冷得我伸不开手掌，脸都要冻成雪糕皮了。这防空工事还真的挺暖和。”我侧过脸对宁静开玩笑说：“外面冷，这几天我们就躲在这里别出去。”宁静说：“只要你耐得住。”大妈还在关心着我要去的地方，她说：“去美国，那可是个好地方，可以赚很多钱。咱女儿说她毕业后也要出国去，我还真舍不得她走。”

我们继续往里走，长长的走道两边是一扇扇紧闭的铁门。没有自然光线，走道顶部闪着几盏昏暗的照明灯。地面很潮湿，像刚刚用水洗过。抽风机不停地响着，不断交换着这个与世隔绝的地下室的潮湿空气。它那枯燥不变的节律破坏了地下室惟一美妙的东西——宁静。

走到过道的末端，大妈打开一扇门说：“就这一间空房了。来往北京的人多，咱们店位置好，天天客满。”说罢，她带着一大串钥匙离开了。我们把行李搬进房间。房子很小，没有窗户，一张靠墙摆着的双人床占去了房间的大部分空间。床头有一张小小的写字台，上面除了一个烟灰缸外一无所有。宁静说：“三十块钱一天是这个德行？”我嗅着房间的空气，潮潮地夹杂着发霉的气味，让人有些窒息。她惨笑着说：“委屈你了，我也没想到打了半天电话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安慰她说：“有个地方住就行了，到了洛杉矶能住上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呢！《北京人在纽约》里那个男的刚到纽约不也住地下室吗？这里好歹还有个床。”我说着一屁股坐到床上，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坐下来。十几

个小时站在火车上的人堆里,那时候只觉得有一个地方让我坐下来就心满意足了。宁静说:“你肯定累坏了,脱掉鞋到床上躺一下。”她蹲下身子把紧箍在我脚上的鞋和袜子脱了下来。看到我露出来的双脚肿得像发酵过夜的面团,宁静吃了一惊,眼泪差点掉了下来。她好心疼地摸着我的脚说:“买个卧铺多好,再缺也缺不了这几十块钱,身子垮了你还出什么国呀。”她坐到床上把我的双脚拢到一起,塞到她上身穿的温暖的羽绒衣里,双手紧紧地裹住胸前的衣服。我有些感动。眼前的宁静比几个月前离开家时明显地消瘦了。玲珑而稍微上翘的鼻子,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马尾,使鹅蛋型脸部的轮廓更显突出。她算得上是个美丽的江南少妇,一双温柔而忧伤的眼睛,长长的睫毛,深邃的双眼流淌着少妇的清纯、质朴与矜持。纤细线条分明的身子,在没有任何背景烘托的泥墙前就像一尊雕塑,典雅、朴素、含蓄而且楚楚动人。我的双脚被宁静温暖的身体暖和了,有了知觉。我触到脚下只隔着薄薄的一层内衣的身躯,柔软、富有弹性。我凝视着她,她温馨地微笑着,我却萌生出一些惆怅来:几天以后,我就要乘飞机走了,离开妻子,飞到大洋彼岸那个遥远的国度。我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感觉。此刻我有些舍不得,我把宁静的手合在自己的手心里,轻轻地抚摸着。男人成年离开父母,妻子便是家。只有有了妻子,男人才会有家的感觉和温暖。一个好妻子是男人久航停泊的港湾和生命的依托。

服务员大妈送来两只洗脸盆和一只热水瓶。宁静出去打了半盆凉水回来,兑了热水,要我把脚泡在热水里。她边收拾行李箱边说:“箱子好重,你带了些什么?”我说:“书呀、锅碗瓢盆、衣服、药品,去美国洋插队,能带上的都带上了。”我又说:“我已经把家里洗劫一空了,心里很惭愧。”她说:“你惭愧什么呀,我在

电话中不是跟你说了，我和露露生活不会有问题。”我说：“你放心，我就是吃再多的苦，也要混出个人样，不然我自己也没脸回来。等我拿到工资，生活有了着落，我就想办法把你们母女俩接出去。”宁静说：“我和露露那是以后的事。如果万一我们出不去，你也不要不管这个家，死守在外面不回来。”我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有你这样的老婆，哪个男人还愿意在外面流浪？只是‘出国’两个字太诱人，哪家人出国，他家那块天都比别人的亮。出国归来的人不管你怎么看，那身上硬是有一圈豪光。你说这辈子不出去一趟，死会不会瞑目？我们不出去一趟，别人还真以为我们没能耐。博士怎么样？土博士，比不上在国外混了两年的硕士。你说不出去会不会心甘？”

## 二

我们在长安街西头转乘去首都机场的大巴士，早早地到了机场的候机大厅。宁静问我：“你饿不饿，我去给你买点儿吃的。”我说：“听说飞机上有吃的，我去给你买一份。”宁静说：“还要等很久才会上飞机，等到飞机上送饭时，肚皮早就贴背了。”我说：“你看着行李我去买。”说完跑出去找卖小吃的小店。找了一圈也没见到有摆小摊的，只有一处供应盒饭的小店。白色泡沫盒里的米饭数得清一粒一粒，米饭的一边盛了一些菜，豆芽炒香干丝。牌子上面写着肉三丝，但肉好像是做作料，有几块丝不丝块不块的猪肉混在里面，标价是十块钱。我咋了一下舌：“十块钱？这点东西要十块钱，在家里我可以买一斤多猪肉炒一大碟辣椒肉丝了。”我把摸出的钱夹子又放回了口袋，在台子前转了转又跑了出去。折回到半路，又想：

我不吃也罢，老婆空着肚子回肿瘤所去，开中饭的时候已经过了，不能让她饿肚皮。我还是买了一盒饭，捏在手里慢腾腾走回候机室里。

宁静背朝着门，像是在欣赏大厅正面墙上的一幅巨大的壁画：火红的朝阳下，长城像一条巨龙卧伏在青葱滴绿的群山峻岭之间。我把盒饭递到她面前，她转身接了过去。我看见她的眼睛有些发红便问她：“你怎么了？”她强装笑脸说：“没什么。你的盒饭呢？”我拍着肚子说：“我吃过了。”她皱起眉头：“鬼才信。你张开嘴，我嗅嗅。”我故意打了一个饱嗝说：“闻什么，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嘴里的气味不好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哈出一口气，别人都会捏着鼻子走开。”她说：“你别骗我了。到了国外你要是这样省，身体垮了怎么办？盒饭你拿去吃，回所里我煮碗面条就好了。”我推开她递过来的盒饭说：“你真蠢。我现在肚子空一点，呆会儿上了飞机可以多吃一点儿。”宁静不听我的还是把盒饭推给我，我赖不下，只好说：“我们一人一半，你先吃，剩下一半给我好不。”宁静听了，就吃了，但只吃了两口就推给了我。推不掉我也就吃起来。

宁静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塞到我随身带的挎包里。我停下吃饭问她：“你放什么了？”她压着挎包口盖说：“一点儿钱，你带上。”“你哪来什么钱呀？”我把包提过来，拿出信封打开，里面是一百元一张的人民币一共是一千一百元。我问：“你向同事借的？”她说：“没有借，自己积存了些。我问了所里的同事，洛杉矶是大城市，消费高。他们说像你这样身份的人是不可以在外面打工的。你在那边万一缺钱找个借的地方都没有。”我把信封塞回她的手中说：“你在北京

的几个月，我每个月才寄给你几百块钱生活费。北京的消费我不是不知道，你不该克俭到虐待自己。”望着她已经消瘦的脸，我心里沉甸甸、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我又说：“家里已经没有存款，你一个人的工资要养四口人。这钱在国内还是个大数目，拿到美国也算不了什么，我再缺也不缺这一百多美元。”她说：“多一点儿总比少一点儿好，在国内缺钱还可以跟亲戚朋友借。”宁静仍坚持，我也没法找出讲得通的理由。想了一下我说：“我带人民币到美国没法用呀。”她说：“有人回国探亲时你同别人换。”我说：“几个月里哪会熟悉几个人。等我熟悉人了，工资也拿到手了。”她说：“你先带上，没有用的话，家里急着用钱时你再寄回来。”她把信封又塞回到我的挎包里。我明白，她放在我包里的不只是钱而且是她的一颗心。我没有再推却，心想：先留下吧，等到了美国尽快挣点钱寄回家。

我看得出，宁静心里很乱有点儿想哭。她是个内向的女人，不会向别人诉说内心的哀愁，只会默默地忍受和期待，可是在她平静的面孔后面却藏着比他人更强烈的感情世界。我自觉心中有一个重大的负荷，面对眼前这个把一生托付给我的女人，我所要做的就是还她一个真正的幸福，让她没有为我白白地付出和牺牲。人说好女人是一本书，我会把这本书捧在手中，带着它走遍天涯，直到走完我的人生旅程。

我们坐在椅子上等着时钟走近检票口的时刻。我一边期待着飞机载着我去美国的时刻，一边却又害怕那一时刻的临近。心里似乎有好多话想说，却又不知该说些什么，我沉默地等待离别的时刻走进我不知所措失魂落魄的心。宁静用双手握住我的手捏着摸着，突然有一一点什么东西落在我的手背上。我

朝手背一望，湿的、亮的、圆圆的，在我的手背上润成一块，慢慢地散开。接着又是一滴掉了下来落在我的手背上。我用手把宁静的脸转过来面对着我，她的眼眶里噙满泪水，无声地落着泪。在这个熙熙攘攘噪音不断的大厅里，她眼圈通红无声地流着泪。我一下子也哽咽了来说：“别这样别这样，出国是件高兴的事儿。”她说：“我忍不住心里直想哭。你这一走什么时候能见面也不知道。有个病痛谁照顾你。”我的眼泪也快要落下来了。我不想让她看见我的悲伤，不愿让她看见我也会流泪。我搂着她的脸紧挨着我的肩，在她背后我用大拇指迅速擦掉快要渗出来的泪水。我想如果让她看见我流泪，她一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在大庭广众面前哭出声来。我克制住自己，拿出纸巾给她擦干脸上的泪珠。

候机厅的广播传出孙悦唱的“祝你平安”的歌曲，我细听着对宁静说：“以前在家里常听这首曲子，我觉得歌词写得那么简单，听不出什么味道。现在要离开了，反而觉得这首歌特别好听，好像是你在为我送行、祝福。”宁静凄然地笑了一下，没有回答。我又说：“伍冬林回国时，在教研室讲他的回国经历，他说在北京下了飞机后，乘火车回大学的路上，广播里播放的“九月九的酒”这首歌曲，让他听得好感动，他当时觉得那首歌简直就是为他写的。我当时想，这小子吹什么牛，好像就他特别爱国爱家乡，在我们大家面前耍噱头。现在我也体会到了，人的感觉是随着境遇走的，就像现在，我就觉得孙悦的这首歌特别中听。你不说话，这首歌把你要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她点点头。广播里已播出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号。我打住了话匣轻声对宁静说：“我要走了。”我的一个“走”字刚落音，她的眼泪又忍不住流了下来。我拖着行李，



她帮我提着手提箱，我们都没有说话，默默地往安全检查门走。在门口，她停了下来，把手提箱交给我。我说：“你等着，我把行李托运了就出来。”她点点头。

我把大小行李塞入安全检查传送带上，迈过了安全检查闸口。我们俩谁也没想到，我进去就再也出不来了。我就像传送带上的一件行李顺着次序通过一个个环节，托运行李、检票、换牌，一环扣一环，是一个个单向的箭头，这箭头的终点是飞往洛杉矶的飞机的登机门。没有彼此说上一句再见，也没有依依不舍地互相挥手告别。在那个不大的候机室里，我心里像堵了一块棉絮般的慌闷。我想宁静一定还站在安检门外翘首张望，等待我的身影再一次出现，同她道别。而那道门却把我们彻底隔绝了。

登机门打开了，我提着包走进了人流，眼前闪着宁静泪流满面的身影，浮现着露露在我登上火车那一刻呼天喊地的哭喊。我的心湿润了，顷刻浸入眼眶的泪水再也按捺不住滚落到我的脸上，滴入我失落的心扉。我心里在默默地与宁静道别：“再见了，我最爱的人。”随着人流，我走进了登机门，踏上了西去的征程。

### 三

我坐在靠窗口的座位上不停地往下往后看，美丽的北京城在一片白雪皑皑中逐渐变得遥远。凭高俯瞰，渐渐远去的北京显得辽阔，高楼大厦像棋盘上的棋子。连绵的公路从城市的深处蔓延开，伸向北国冰封的崇山峻岭之中。一片片白云在机翼下飘过，使窗外的北京时隐时现，给人一种虚幻神秘而深远的

梦幻感觉。我想像着宁静这时候是在返回肿瘤所的路上，还是依然呆在机场候机大厅安全检查口等待我向她辞行，或是意识到我已经离开，跑到机场外遥望天空，看哪一架飞机载着丈夫和她那颗悬着的心飞向远方。飞机不断向上飞，飞到了云层之上。机身下的云层有如万顷波涛，一轮夕阳在西边的天空放射出血红的光芒，染红了云海、机翼，透过窗口，照到我的身上。我欣赏起窗外“夕阳无限好”的美丽风光，这么美的云海夕阳我只在明信片上见过。

天很快黑了下来，比平常早得多。机舱里的灯熄了，经过几天奔波我感到疲倦，我把穿在脚上的油黑发亮的新皮鞋脱下来，那双脚还觉得不自在，我又把套在脚上的厚锦纶袜子脱掉，干脆光着脚丫子踩在前面座位下的地毯上。解除了禁锢的双脚舒适了，两天前还肿得像屠宰场里吹了气的猪脚的双脚已恢复了原样。闭上双眼我很快睡去。

一阵叽叽喳喳的声音把我吵醒时，天已经是大亮了，没有想到黑夜是如此短暂。推开机窗帘，阳光透过玻璃从窗口射进来。一些人伸长脖子隔着座位朝窗外看，我也转过头把目光移到窗外。此时飞机已飞出云海，眼前，万里无云蓝蓝的天空犹如一块巨大的蓝宝石。凭窗俯瞰，隐约可见浩瀚的太平洋，蓝蓝的海水与蔚蓝的天空相衬天水一色。偶尔一个岛屿孤零零地点缀在浩渺的水面上，在这偌大世界里，那岛屿显得如此渺小。我突然感到自己微不足道起来。

飞机的高度在下降。“快着陆啦！”前面座位上有人兴奋地叫起来。我把脸凑近窗口往下看，一条狭长的陆地出现在眼前，啊！那一定是西海岸沿岸了！我有些激动，伸长脖子朝外看，眼底下是阳光灿烂的陆地，黄褐色山脉与墨绿色山谷连绵